

李敖論孫中山

李敖著



李敖著

李敖論孫中山

著 作 者：李 敖
出 版 者 全能出版社
發 行 人 劉兆輝
 台北市崇德路266巷18號
登 記 證 局版台業字第1325號
代理發行 信興書報社
經 銷 台南市國安街168號 電話：2633127
印 刷 所 精美印刷廠
 台南市新和二路三號
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
版 次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初版
定 價 新台幣壹佰柒拾元
 港 幣 叁 拾 肆 元

自序

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有兩個，一個是他自己那個孫中山；一個是別人變造的孫中山。別人變造的孫中山，不論基於任何立場，總未免走樣，孫中山本人，概不負責、可以側過臉去；但他自己那個孫中山，卻責無旁貸、必須面對。這種面對，不論孫中山生前死後，在優秀的歷史家筆下，都難逃斧鉞。就某種諷世意味來說，優秀的歷史家逼人面對，生則爲「袋鼠法庭」(kangaroo court)的法官，死則爲閻王爺，在生死線外，歷史人物應負的罪責，都無所遁形。換句話說，優秀的歷史家是真正的最後審判者，——上帝嘛，請靠邊站！最後審判孫中山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爲這位中國國民黨的總理，生前死後，都被政

治迷霧包裝着，使真面目難以顯現，直到死後幾十年的今天，他仍是被海峽兩岸政治屍布爭相纏裹的木乃伊，這可真教人看不慣！

憑着優秀的歷史家的本領，我終於解開屍布，把真正孫中山的功過，加以論定。這種論定，從一九六五年我推出「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」，到一九八七年我出版「孫中山研究」，都是一個主線。主線是求真，方法是從乾屍裏把孫中山開棺論定。

孫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國帝制，一生的大失敗是自己奪權不擇手段，甚至一再勾結帝國主義而不惜。西太后明與八國聯軍爲敵，固屬離奇；孫中山私通日、英、德、俄等國爲友，也未嘗不荒謬，孫中山既是愛國者，又是賣國者，愛國愛到以賣國爲手段，這種荒謬，也真是青史罕見！至於他搞出三民主義等討厭透頂的「遺教」來閉門造車、提拔蔣介石等等而下之的「同志」來開門揖盜，則更屬荒謬之外者。這本「孫中山研究」，特就孫中山一生的荒謬處多加筆墨，以啓蒼生。海峽兩岸讀是書而不竊笑於中山陵者，非人也！

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六日，在臺灣臺北寫。

李敖論孫中山

目錄

自序

一 孫中山見了李鴻章嗎？	一
二 孫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饒	二七
三 孫中山與告洋狀	九
四 孫中山與賣國大比賽	二〇
五 孫中山的一個錯誤	二七
六 孫中山反對雙十國慶	二九
七 孫中山「國父遺教」不可不讀也！	三五
八 孫中山蔣介石逼反老同志	一五
九 孫中山蔣介石爲什麼不殉國？	三三
一〇 孫中山不准再打炮	三九
二 孫中山與林肯名言	三五

目 錄 二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三 | 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做爲「統戰工具」 | 二六 |
| 三 | 孫中山的第二興趣是「女人」 | 二六 |
| 四 | 孫中山與陳粹芬 | 二五 |
| 五 | 「亂黨之真相」中的孫中山 | 二六 |

孫中山見了李鴻章嗎？

八十三歲的老國民黨桂崇基，在六月一日的「傳記文學」上，寫了一篇「中山先生見李鴻章」，原文如下：

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，世人固多知之。他是否見過李鴻章，則因缺乏資料，難以臆斷。據唐紹儀言，一次，他返回香港，曾晤中山先生，見其器宇軒昂，其時不過二十許人，即懷有大志，便斷言其必將爲大器。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擬上李鴻章書，並請唐設法介紹見李鴻章。時唐在高麗袁世凱幕府任事，對於北洋有關人物多直接或間接認識，便代爲介紹天津海關候補道徐秋畦。中山先生去天津，由徐秋畦向李鴻章爲之先容。屆期，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見。李鴻章見中山先生即問你叫什麼名字？中

山先生答孫文，其時中山先生發音猶帶濃重廣東音，把文字念門音。李鴻章一聽，便說，你官話都不會講，怎能做官？未及二三語，即端茶，差官乃高呼送客。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辭。行至二門，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罵李鴻章是官僚。徐秋畦見狀大為恐慌，直冒冷汗。未久，唐紹儀來天津，徐秋畦告其與中山先生謁見李鴻章經過，並言以後你不要再請我介紹任何人晉見李中堂了！

看了這篇文章，我忍不住要對自己說：「國民黨又造假歷史了，我非拆穿它不可！」下面就是我這違章歷史拆除大隊的一次成績。

唐紹儀見了孫中山嗎？

桂崇基是江西貴谿人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，一九二五年回國任教廣東大學（中山大學前身），後任考選委員、國大代表。來臺後任東吳大學校長。他因為在國民黨內鬨中，很早就給闖下來，所以早就過氣了。不料他不甘寂寞，寫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」等書之不足，又來這麼一段歷史，有歷史訓練的人，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，為什麼呢？

原因很簡單，一核對唐紹儀和孫中山的生平，便明白了。

唐紹儀，廣東香山（中山）人，一八五九年生，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學生，他是其中之一，畢業於耶魯大學。光緒初年回國。一八八四年，由北洋派駐朝鮮幫辦稅務，



唐紹儀——八十歲時，被國民黨派人用斧頭劈死。

得到袁世凱賞識。一八九五年，隨袁世凱在小站練兵。一八九九年四月，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，他隨同赴任；十一月，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，他又隨同赴任。後來歷任奉天巡撫、郵傳部大臣。辛亥革命後，任北方代表與南方談判。民國成立，任臨時政府內閣總理，後來歷任外交總長等職務。他雖跟孫中山關係不錯，但孫中山死後，不容於國民黨南京黨中央。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，國民黨以他會被日本人利用做藉口，派特務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，死時八十歲。

照桂崇基所說，唐紹儀在香港見到「二十許人」的孫中山，孫中山「出示其所擬上李鴻章書」，但按此書寫作年代，該是一八九四年，這年唐紹儀正在北方追隨袁世凱，跑到香港去見比他小七歲的孫中山（孫中山那年二十九歲），已極可疑，因為當時孫中山無籍籍之名，唐紹儀「返回香港」去見他，又所為何來呢？

何況，既說唐紹儀「返回香港」見孫中山，則孫中山本人，必須人在香港，才有見到的可能，無奈這年孫中山根本不在香港，他人在廣州做醫生，並且二月起就「以醫務委之於尹文楷，自偕陸皓東自湖南循長江東下，抵上海」（「國父年譜初稿」）了，縱使唐紹儀「返回香港」，也見不到孫中山啊！

陳少白回憶

一八八二年，孫中山十七歲時候就結交了陳少白等，被呼爲「四大寇」。陳少白後來在「興中會革命史要」裏，曾有這樣的追憶：

有一天，我在香港，他在廣州，忽然藥房裏有信來，說：「孫先生失蹤了，藥房中開銷很難，收入不敷只贖十幾塊錢了。」我接到信，就到廣州去，替他維持店務。等了多天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心裏非常焦急。到十六那天，他忽然跑來了，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，他見了我就說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我問他：「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？」他說：「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。」就打開手裏的一卷紙給我，我拿起來一看，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，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。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，我就隨便修改一下，以後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，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。我沒有辦法，就讓他去，同時我就替他兩間藥房收拾起來，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。

孫先生到了上海，找了一個香山人，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觀應（字陶齋），託他想方法見李鴻章。有一天，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（號紫銓，別號天南逸史），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滙博士（Dr. Legge）翻譯四書五經，滙博士同英國也請王韜同去，在英國住了幾年，後來同

到香港，爲循環日報主筆。再回上海來，聲名很盛，筆底對於世界智識，也很充分，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，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見如故，就把那篇大文章，同王韜商量起來，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。

這時候，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，王韜就寫了封信，介紹孫先生到天津，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，同老夫子商量，或者可以見李鴻章，孫先生快樂極了，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。那時候，剛剛中日大戰，打得很厲害，李鴻章至芦臺督師，軍書旁午，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，李鴻章是否看過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過後來李鴻章說：「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！」孫先生聽了這句話，知道沒有辦法，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，陶齋看見了，就替他想办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，請他出國去設法，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。

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，就因爲李鴻章在當時算爲識時務之大員，如果能夠聽他的話，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，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。所以到了這時候，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，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，找人入會，一定要反抗滿州政府。大約在是年（甲午）八九月之間，就正式成立興中會。

由於陳少白是孫中山的老友，他的回憶，最值得重視。當然他的回憶也須加以考訂。例如他說鄭觀應與孫中山的關係，就太疏略了，此事牽涉到上李鴻章書的內容，不可不先弄清楚。

玄素逢君嘆一回經年
笑口未曾開山中吳道
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
懷衡岳千尋雲第尋丹青
羅昌夢中心人間鐵笛
無吹處又向秋風寄好音



李敖所藏陳少白原蹟。「四大寇」之一陳少白，在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困境時，曾以萬金相贈。後來棄政從商，一九三四年死去。

鄭觀應影響孫中山

鄭觀應（一八四一—一九二三），原名官應，字陶齋，廣東香山人。他生於鴉片戰爭時代，覺醒於英法聯軍時代，在成年以後，爲了救國，放棄科舉，改行從商，努力學習西方語文，了解西方富強之道。

在清末洋務運動中，鄭觀應曾多方面的參與，他做過不少有關富強的文字。一八六二年，他出版「救時揭要」，後來三十年間，陸續增訂，最後成爲「盛世危言」。

「盛世危言」全書共分十四卷，一至四卷爲「富國」、五至七卷爲「開源」、八至十一卷爲「強兵」、十二至十四卷爲「節流」，共一百零二篇。有某些篇後還附有英、法、德、俄等國有關資料和張之洞、薛福成等人有關文章。

一八九二年，鄭觀應在這書初刊自序中寫道：

六十年來，萬國通商，中外汲汲，然言維新、言守舊、言洋務、言海防，或是古而非今、或逐末而忘本，求其洞見本原，深明大略者，有幾人哉？孫子曰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應雖不敏，……乃知其治亂之源，富強之本，不盡在船堅砲利，而在議院上下同心、教養得法。興學校、廣書院、重技藝、別考課，使人盡其才；講農學、利水道、化瘠土爲良田，使地盡其利；造

盛世危言

盛世危言卷一

香山鄭觀應陶齋輯著

道器

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自虛無始
生一氣凝成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天包地外地處天中陰中
有陽陽中有陰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
生萬物宇宙間名物理氣無不羅括而包舉是故一者奇數也
二者偶數也奇偶相乘參伍錯綜陰陽全而萬物備矣故物由
氣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
盛世危言 卷一

者吾惡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有名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
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既曰物有本
末豈不以道爲之本器爲之本乎又曰事有終始豈不以道開
其始而器成其終乎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又
曰君子不器良以操原者可以制化大受者不可小知昔軒轅
訪道於廣成孔子問禮於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傳聖門一貫
之秘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蓋人受天地
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漢以降三教分途均不識中
爲何說大學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

盛世中可危言，亂世中却越言越危。鄭觀應不管盛世還是亂世，他總把要說的，通盤說了出來。

鐵路、設電線、薄稅歛、保商務，使物暢其流。……

一〇

這些議論，自然是兩年後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「人盡其才」「地盡其利」「貨暢其流」的張本。孫中山是鄭觀應的老鄉，也是朋友。鄭觀應影響孫中山，自不待言了。

國民黨捏造歷史

現在再同看陳少白的追憶，便知道上李鴻章書，乃是孫中山完稿在上海見過鄭觀應之後，不但不成於廣州，更不成於香港了。既然這樣，又何來桂崇基所說的孫中山在香港向唐紹儀出示上李鴻章書呢？

至於桂崇基說孫中山因唐紹儀之介，得識徐秋畦的事，也不能成立。據「國父年譜初稿」，一八九四年六月，孫中山「偕陸皓東至天津，上書李鴻章。」「先生在滬遇香山同鄉鄭官應，由其函託王韜介紹於李鴻章幕僚羅豐祿。迨先生偕皓東抵天津後，先訪羅，又得徐秋畦爲先容，求介見鴻章，先以書進。」則徐秋畦和孫中山的搭線，是羅豐祿而非唐紹儀。徐秋畦是李鴻章的幕僚，陳少白回憶中的「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」，該是指他。桂崇基說徐秋畦帶孫中山見李鴻章的一些細節，雖然有趣，但是非常可疑。原因無他，以李鴻章的忙、